



凭一张单程船票去万州拜访诗人 返程时身无分文只能躲在卫生间 那些年,我们用诗歌写假条写检讨书

□泉流

30多年前,是一个诗歌遍地开花的时代。有一年春天,在西南地区某省某县师范学校里,我和其他两个十六七岁的诗歌爱好者手里拿着《桃园结义》连环画,来到校外一棵桃花树下,虽无跪拜,却也拱手作揖,来了一番“桃园三结义”,誓词不是“但愿同年同月”,却是“有生今世”誓作“诗歌的爱人与奴隶”。

宣誓完毕,我们又觉得有些著名的诗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笔名,比如北岛、海子;便像起绿林好汉的绰号似的,冥思苦想地给自己寻找一个笔名。最终,我们从唐诗宋词中、从汉语字典里寻寻觅觅,才分别摘下两个最为心仪的文字。

我的笔名叫泉流,除了兄长笔名曾用过源流外,还因为我喜欢唐诗“清泉石上流”的意境。比我小一级、同样来自乡村农民家庭且与我是老乡的秋岩,

笔名则来自唐代韩愈的《秋怀诗》和元代陈宜甫的《秋岩诗集》。小我两级的洒野则和我们不同,他来自城市中产阶级,笔名便源自李亚伟等人的莽汉主义。当时,我们都分别写着风格不一的诗歌,大我八天的秋岩穿着喇叭裤,诗歌写得很简短,一般都是五六个字一行,有时甚至每行只有一个字。我的诗歌写得啰唆而又温婉,就像茂密的松林间总是流过无数淙淙小溪。最年轻的洒野蓄着和秋岩一样的艺术家长发,写的诗却像一匹野马奔放豪迈。

那时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写诗,且一写就是两三首,当然大多数质量一般,特别是我,写的都是现在回头看起来全是垃圾甚至是“偶有童真味、全属老干体”的劣作。偶尔,在写不出诗歌的时候,我们便研究“莽汉”“非非”等各种诗歌流派,甚至还用诗歌体写过请假条、

检讨书、日记,甚至写了就锁起来不投递也不知道往哪里投递的情书,似乎一天不写诗,就觉得耽误了今生,辜负了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的谆谆劝告。当然,我们也曾经得过一些小小的奖,比如我的《秋天的思念》等就获过贵州省平塘县举办的首届华夏杯全国诗歌比赛等3次比赛的末等奖——和现在的有些需要交费的奖不同,这些奖不需要交任何费用,且还有奖状和少量的奖金,以及诗集《红草莓》(傅天琳著)、《她就是那个梅》(梅绍静著)之类的美好奖品——当然,这些奖品至今我还保存着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我毕业了,分到家乡的大山深处工作;虽和秋岩、洒野一直有联系,但总的来说大家的相距较远,联系不算多。只是我毕业一年后的那个夏天,刚毕业的秋岩和还有一年毕业的洒野,各自凭着一张单程船票,不远数百里相约前去万县(现万州区)拜访诗人柏铭久等名家,返程时,身无分文的他们

靠躲在客船厕所里逃票才得以解决返程难题,下船后他们又迅速奔波100多

里山路,黄昏时分才来到我家,与我谈起拜访诗人的旅行经历,大家均谈兴浓郁,直到午夜后才在院外晒场的凉铺上慢慢睡去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,诗歌依然遍地开花,许多民间诗人,以及最近才诞生的AI诗人,在各个城镇和农村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,琳琅满目、姹紫嫣红。只是我们这三个曾经的诗人好像都不再写诗歌了,似乎被多姿多彩的生活辞退了“诗人”这一职位一般。

最早不写诗的是秋岩。2000年左右,一贯喜欢社交的他,利用在北京进修读大学的机会,在几位四川籍在京成功人士的劝说下,开了一家川菜饭店。在四川乡亲们的捧场下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因为忙于生意,诗歌便逐渐不写了。2003年,他将全部资产抵押拿去投资做第一笔外贸生意,但最终失败而全面破产,饭店也不得不宣布倒闭。后来,他研究起了传统文化,成了最虔诚的隐士,先是隐于市,然后又隐于野,甚至有段时间还曾隐于岭(秦岭),似乎消失在我们的朋友圈外。

第二个不写诗的是洒野。2015年,洒野在闯荡南北后毅然辞去公职,最终成为一名在商海里弄潮的老板;腰缠万贯的他依然像诗人一样流连美景,天南地北地投资创业,日子过得优哉游哉。

最后一个不想写诗的是我。五六年前,在辗转经历无数个美好的职业后,我也决定一般情况下不再写诗,并最终回到了当初参加工作时的起点——某处非常安静的校园。我就像河流里的一滴水,忍受着阳光的烘烤与煎熬,终于成为气体升腾起来,既在天空的云上奔跑过,也在凤凰飞鸟的翼上奔跑过,但是,我最后选择成为清晨树叶上的一滴露珠,叮咚一声又落回到水里。

是的,生活花了这么多年,才终于辞退了这三个不合格的“诗人”。从我们毕业分别到今天,时光已经过去了30多年,也许是我们忙于生计,我们三个人居然再也没有一起真正聚过——当然,任何两人之间都曾聚过20次以上。当年我们给自己取的笔名,就像束之高阁的诗歌读本一般被尘封着,许多年未曾再用,以至于至今很少有人会记得这三个名字——除了我们彼此自己,除了我们偶尔回忆热爱文学的那段青少年时光的那一瞬间……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踏春故乡行

□何晓李

开年的日子,稳健向前,一、二、三……

走不出喜气洋洋的氛围,只有在烟花爆竹的精彩呈现中徜徉。一场奔赴山川乔庄的行程就在秀丽的山水河流间舒展。风驰电掣的汽车一路向北,过厚坝、小溪坝、竹园坝。其实,我们正在深入大山的怀抱。沿途的风景,金子山最为醒目。朦胧如烟,并不能呈现金子山全貌。如泣如诉的传说,余音袅袅。那些含蓄的金光,足够热烈,人生需要用心去发掘才能感受到它们的美妙。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也有深邃的道理蕴含其中。人在深入自然的过程中,把自我的小藏起来,才能感受到大山的质朴与清新。

我们从传说中走出,沿着一条清水河继续行进。原来,金子山就是一个通往故乡的门户。一条超过两公里的隧道用自己的华灯璀璨,为我们打开别有洞天的福地——乔庄。人在乔庄落脚,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酸菜豆花饭,告慰油腻了两三天的肠胃。遍寻不得,有些失落,只有将就一碗热凉粉吃了。来自故乡的酸,抑或是思念依旧的酸,隔了千山万水也要抵达的境界。没有如愿以偿,反过来想,我又真实地踏在故乡的土地

上了。那个经历大地震变化天翻地覆的小县城,那个我曾放牧青春的小县城,有了让我迷惑更多的日新月异。热闹繁华更甚以往。曾经的足迹已不可寻见,只有涌泉台代替所有人来感恩,还有一支巨大的毛笔立在广场一角,等待着有人紧握并且书写——只有起笔,摆出无限可期的架势,等待子子孙孙,写下自己精彩纷呈的人生……

中午,我们终于见到了云叔。这时候,云叔已是八旬老人,口齿不清,右手不能动,据说中风两次,需要拄拐,走碎步。待云叔坐定,一开始并没有想起我父亲、我、我弟,直到我们自报姓名,强调是一个院子里住的人。云叔的情绪有些激动,他想起了过去熟悉的场景。一起住了几十年,水库搬迁后,还能遇见,也的确很不容易。现在交通条件好了,以往要走一两天的路,两三个小时就到了。以前,他是乡村医生,悬壶济世。现在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。不过,云叔也是有福之人,有儿有女有孙,一大家子,和和气气,互相照应,日子越过越好。对于老人的照顾,从备用专门的饭碗,挑选老人喜欢吃并且能吃的菜,给老人套围脖,帮助老人擦嘴,从这些细节看,云叔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。虽有病痛折磨,但云叔的幸福就是有儿有女有孙以及曾孙,四世同堂,父慈子孝,令人动容。人生难得轰轰烈烈,成就功业,但是能有一个幸福的小家,八十多岁还能看见越来越好的世界,何乐而不为呢?普通人的幸福,也有风风雨雨,峥嵘坎坷,最后,经过努力,也得到了不错的结果……

吃饭间,谈到何家坪,湖水环绕,寸步难行。走出来才是明智的选择,可是春叔一家终究没有迈出那一步,让人叹息。春叔两个儿子,一个打工走出来了,另一个越过越孤僻——害怕见人,不愿意跟人交流,一开始还下河逮鱼,后来干脆窝在卧室里不出门了。他们二儿子年轻时,总觉得自己有病,看不到,命不久矣,可是三十年后还是那样子,要死不活。时间证明,他没什么大病,主要是心理健康问题。不管父母和哥哥怎么劝,他始终不愿意走出大山。现在,他四十岁了,更是陷入自暴自弃的泥潭里,愁坏了父母。

树挪死,人挪活。人啊,总是要融入大千世界的。老祖先的希望也是子子孙孙走南闯北,过上风风火火的日子,一辈子要有点名堂。故乡是人生命的起点,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直待在窝里。要是故步自封,格局越来越小,一定不能闯开一片天地。而人的活路,走出来的才是路,走不出来的只是一个原点。原地踏步,那是一种可怕的生活状态。

走出自我的局限,坦然迎接新生。青草正在发芽,春梅就要开花,油菜也有一个金碧辉煌的梦。冬去春来,我们也要像候鸟一样飞出故乡,迎接生命新的希望……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